

访古吐鲁番

王炳华 著



写在前面

1960年，我由北京来新疆，第一脚踏上的土地，就是吐鲁番。

那年7月，离开学习、生活了五年的北大燕园，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分配来新疆的大学本科考古毕业生，奔赴遥远的新疆。当时，火车还未通达乌鲁木齐。我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鄯善县北边戈壁滩上下了火车。站在还不见车站形象的旷野上，映入眼帘的是雄奇的天山、荒凉的戈壁。一座座散乱帐篷搭成的接待站，前面满是拥挤的人群，脸上洋溢着奔向新生活的炽烈激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之中。带着行李及有限的一点书，上了一辆敞篷卡车，颠簸了一整天，到了乌鲁木齐。就在这一年深秋，对新疆及对吐鲁番还没有起码的了解，立即被派充为“新疆文物干部训练班”的老师，领着十几个来自各县的文化干部，到了火焰

山脚下，在高昌故城中及阿斯塔那晋—唐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实习。第二年，大概是4~5月间，带着一年来积累的问题，又一次来到吐鲁番进行考古调查。那时在吐鲁番工作，最好的条件是以毛驴车代步，但大多数时间是步行。身上背一个蓝布资料包，一个军用水壶，住宿在老乡家中。那次调查，印象较深，每天踟躅在交河故城中，满眼都是新鲜，满脑子都是问题。我的新疆考古生涯第一页，就这样在吐鲁番大地上展开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与吐鲁番结下了难解之缘，断断续续走过了吐鲁番大地的不少山峦、沟谷、戈壁、绿洲。高昌、交河、柳中城、七克台、大阿萨、阿拉沟峡谷、鸛鹑镇故垒以及阿斯塔那、艾丁湖、鲁克沁北郊，都曾留下我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印痕。在胜金口、吐峪沟、柏孜克里克、奇康湖、小桃沟等佛教胜地，我也曾一次又一次顶礼膜拜，寻觅、感受其中的文化精神。1996年，又和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一行合作，在交河沟西台地上发掘，觅得了车师人失落的踪迹。应该说，我40年的新疆考古，有相当一部分岁月，是在吐鲁番大地上度过的。对吐鲁番，我曾倾注过深深的感情，洒下过滴滴的汗水，也一天天较为深入地得到新的认识——一个考古工作者通过自己的手铲、脚步而得到的认识。这个认识，不同于许多历史学家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得到感悟，而是既在古文献里感受、理解，又更具体的品味那些古城、古烽、古墓及一件件残篇断简、破陶碎瓦，吮吸其上凝集、寄托的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本小书，如果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并不是从书里出书，而主要是从考古实物出发并认识的历史。

吐鲁番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其一系列的自然地理特点，既有着新疆大地的一般性格，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它特定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基础上，演化、展开过一页页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从目前已有的实物资料看，至少距今两万年前，吐鲁番大地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身影。火焰山道道

峡谷下泻的溪流，养育了片片可人的绿洲。人们曾以最简单的木、石工具，为生存、发展而与大自然抗争。在最早的吐鲁番居民中，曾有过白皮肤的欧罗巴人。早在去今2200~2300年前，中原大地的丝、漆，已经深入到天山峡谷阿拉沟中，为人们所珍爱。而到去今2100多年前，衔汉武帝刘彻之命远征大宛的中原健儿们，又选择在火焰山前的木头沟畔，营造起森严的壁垒，进行屯田。丝路驼铃声声，东来的锦绣、西来的香料、输石，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各种形象、肤色的人群，会聚在吐鲁番，使高昌故城，当之无愧地成了1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一流的国际都会，呈现过空前的繁荣。

考古，本来是应该与人们联系得最为密切的学问，它研究的，不过是既往人们的实际生活遗存。但好像从一开始，考古学科就成了与人们距离十分遥远的殿堂。这实在是一个须要认真检讨、分析的现象。考古学者们往往止于用十分专业的语言介绍自己工作的过程和发掘的文物特征；文字是规范的，规范得普通人难以了解其究竟；而不太习惯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脱出专业人员间交流的框子，走到普通人中间来，具体、形象的介绍自己的发掘对象及出土文物中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摆在陈列柜中的盆盆罐罐，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样子？形成这样一种组合？装饰它们的图案，为什么是如此形象，其中蕴含怎样的思想？它承继着怎样的传统？又给了稍后人们怎样的影响？……这些工作做得太少。记得还是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翦伯赞先生曾经很深情地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好的历史学者，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会用优美的、人们喜爱的、读来亲切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在这本小书中，力图这样去做。希望在吐鲁番大地上工作几十年的心得，能以一种较好的方式，告诉给希望了解吐鲁番的人们。当然，愿望如斯，能否完满实现，还得听读者阅后的评说了。

人生短暂，事业无涯。这本小书是我在学习、认识、工作、实

践于吐鲁番的一点收获。在写下它们之时，内心确实也激荡着深情。但个人的认识，终是受诸多局限的，偏颇、不全、不尽准确之处，肯定也不会少。在这一点上，我愿虚心听取各种真知灼见的批评；也希望这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记录。随着吐鲁番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吐鲁番的认识会一天天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入。我希望并且深信，在那时会有较这本小书更好的新成果陆续问世，奉献给建设、开发了吐鲁番山河的新疆各族人民，奉献给新疆大地。

王炳华

2000年9月于乌鲁木齐北京南路寓所

目 录

世界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之一——吐鲁番	1
吐鲁番盆地的自然环境	13
沧海桑田话绿洲	23
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35
车师人的乐园	47
涉足吐鲁番的塞人	59
交河故城巡礼	71
交河故城遐想	83
吐峪沟访古	95
新疆的历史名城——高昌	107
这些事情都曾发生在高昌故城	119
高昌的商业与丝路交通网	131
银山古道觅踪	145
白水涧古道行	155
高昌地区的土特名产	165
地下博物馆——阿斯塔那古墓群	175

目 录

阿斯塔那古墓中的瑰宝——古代文书	185
漫话高昌王陵	195
火焰山面面观	205
火焰山中的胜迹——柏孜克里克石窟寺	215
失落的魔尼教文明	227
吐鲁番大地的痛苦记忆	237
漫话柳中城	249
话说额敏塔	259
消失中的艾丁湖	267
我看火焰山土艺馆	275
名闻遐迩的葡萄之乡	285
别具特色的灌溉事业——坎儿井	295
柯尔碱岩画的心声	305
特殊的医疗手段——沙疗	315
六十年间	321
后记	333

世界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
之一——吐鲁番



它是“世界上最低的盆地之一”。“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个盆地，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之一”！



贡纳尔·雅林，是世界知名的外交家、汉学家。1929年，作为一个普通青年，他曾访问过新疆，研究过维吾尔族语言，对这块境域广袤、但人们还了解得十分不够的土地，倾注过十分深厚的感情。1978年，作为对新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世界名人，他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再访中国，重点访问了50年中他深深萦怀的新疆，并在返国的次年，发表了这次访华的印象《重返喀什噶尔》。在这本1979年初版于斯德哥尔摩，1986年再版于美国的访问记中，他向西方世界认真的推荐吐鲁番，说它是“世界上最低的盆地之一”。“但它又不仅仅是个盆地，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之一”！“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这确实应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见识的智者对吐鲁番大地的极好概括。在这片土地

上，处处是它处难以觅求的古迹，在在可以见到饱含历史文化精神的遗珍。任何人，步入这块土地，用不多的几天时间，都可以从各式遗迹遗物中具体感受亿万年来吐鲁番大地沧桑巨变、百千年中人世间的离合悲欢。经过这番洗礼，你可以变得更充实、更深刻，得到饱经世事的睿智，有望更聪明、更豁达，也更强大的面对人生。

今天的吐鲁番大地，干燥酷热，水贵如油。但在两亿多年前，这里却是烟波浩渺的海洋，准噶尔、吐鲁番、塔里木，都还是与古地中海彼此连接的一片大水。时光流逝，沧海桑田，在两亿年前的古生代后期，相当于吐鲁番的这一片地域，才逐渐成陆。古人认为万无可能的“江水为竭”，更是变成了现实。再后一点，地质史上的“华力西运动”，使天山兀然耸起，准噶尔与吐鲁番被分割在了两边。到了

去今 7 000 万年前,又一次巨大的地壳变动,俗称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天山更加高耸,但库鲁克塔格山却升幅很小,于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吐鲁番盆地地貌完全成形。这一页地球史,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证明,就在盆地北缘的桃树园子、胜金口、苏巴什、连木沁、七克台及十三间房等处的岩层之中。古生物学家们曾在这些地点的三叠纪到二叠纪、第三纪等不同地质年代的岩层中,寻觅到了各种地质年代的古生物化石标本,清楚而生动的叙说着吐鲁番大地的沧桑。这些化石标本里,人们可以见到两亿多年前遨游在海水中的群群鲑鱼,海水消退、陆地初显后的爬行动物吐鲁番兽,适宜在沼泽地带活动的水龙兽、袁氏加氏马吐龙,更晚一点的肯氏兽、曲耳龙、吐鲁番鳄。自 7 000 万年至 2 500 万年前,哺乳类、鸟类、被子植物类,又在这片地区繁荣生长。近年新发现并成功复原在吐鲁番博物馆里的巨犀,正是这一系列变化中的一个链环,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吐鲁番大地曾经历的变迁。

形象各具特征的这些化石标本,还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的事实:在地质年代的早始新世时期,亚洲和北美洲,彼此曾经联系在一起,阻隔这两块大陆的白令海峡天堑,当年是陆生哺乳动物可以自由来去的通途。在吐鲁番见到的不少化石标本,在同时期的北美大陆一样可以见到。只是今天,白令海峡才又一次成了这两个大陆上的生物来去时难以逾越的天堑。在生命短暂的世人眼光中看去巍然不动的悠悠大地,同样是一个时时在变化、发展中的世界!

与不见人类活动的地球史比较,自人类出现在吐鲁番盆地,吐鲁番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速度更为迅捷的时期。从现已得到的资料,人类,最迟在两万年前已涉足吐鲁番盆地。

在交河故城西南台地,考古工作者见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留的打制石器工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之关键,就在于能够制造工具。在交河西南台地上所见石器十分原始,一块普通砾石,在多面击打后,显出了尖端、刃面,既可以敲砸动物

的骨髓,也可以切割其皮肉,它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万能物。虽极简单,但却是一个了不得的成果,人们因为有了它而获得了更大的与自然作斗争的武器。经过1万多年的实践、摸索、改进,至去今不到1万年前,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戈壁、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吐峪沟前的洋海、鲁克沁旁近荒漠等许多地点,考古学者觅到了大量的细石核、细石片、小石镞、锯齿形刮削器,这一时段的吐鲁番人,制作石器工具时,已掌握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技术,可以打出十分细小的、适合各种不同用途的工具。人类已步入了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前的吐鲁番盆地居民,他们来自何方,具有怎样的种族特点,现在还没有直接的人类学标本可以说明。但到距今2500年前,吐鲁番居民的容貌特征,经过考古学者的不断努力,已有了大概的认识,他们眉弓发育、狭面、浅色头发,具有比较显明的印欧人种特征。在稍后的汉代汉文史籍中,还知道他们自称为“车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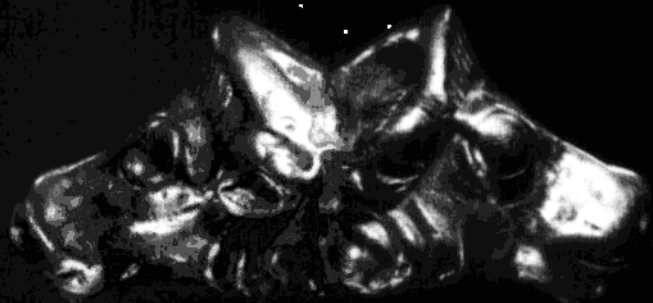
车师,是我们目前了解的最早期吐鲁番居民,这一时期的车师人,已经知道使用金属工具,盆地中目前适宜人类垦殖的绿洲,如艾丁湖、交河故城所在附近台地、火焰山中的苏巴什、吐峪沟村南的洋海、三个桥、鲁克沁绿洲周围以及喀格恰克、英亚伊拉克、博斯坦等地,差不多都见到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他们知识初开,虔信人们死后有灵魂,有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差不大的冥国世界,因此,死者入土,不仅要有衣服鞋帽,还要有食品、用器。极度干燥的吐鲁番气候,很好保存下来他们的干尸,可以看到男子身材魁伟,头戴毡盔,使用弓箭。女子辮发,头戴各式尖帽。毛纺织、皮革制造、制陶、木器各业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他们钻木取火,畜养羊、马、骆驼,随身佩刀,已经使用了马鞍,只是还不知道马镫。除畜牧业外,他们还种麦、粟、黄豆、葡萄等。吐鲁番盆地这片沃土,是他们生活的乐园,他们,谱写了吐鲁番文明史的第一章。

在苏贝希出土的一具男性干尸，胸部至今还可见到当年因伤病动过手术再用毛线缝合的伤口，这是目前世界上少见的外科手术资料。表现 2500 年前车师人的医疗观念迥异于同时期的中原大地，不是使用药物敷贴或内部调理，而是操刀一割，缝合待愈。

当年的车师人崇尚黄金，而且掌握了不少的黄金财富。在交河沟北、沟西车师墓地，见到了小件金鹿、金驼、鹰虎相搏金饰牌、动物纹金箔饰片、虎纹金颈饰、足腕饰等，社会地位稍高，掌握财富较多的人，从头到脚，均有金质饰物闪烁光彩。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有趣的插曲，1981 年笔者带几位北京友人考察艾丁湖竖穴墓地，信步随意用脚在地上轻轻拨了拨土，不意拨出一个小金质牛头，随即成了目前不少文物图录上反复使用、刊布的精品。车师人崇尚黄金，并流行北方游牧民族喜好的野兽纹图像，看来牛也是他们崇拜的圣物之一。

交河故城沟西、沟北发现过黄金饰物的墓地，与车师人经营的生后世界相关。交河故城，则是他们保留至今的关注现实世界，为

艾丁湖出土金牛头



现实生活而奋斗的历史纪念碑。现在仍傲然耸立的交河故城，虽然保存着不少后期高昌、唐、高昌回鹘王朝时期的遗迹，显示着吐鲁番历史发展的轨迹，但它的始建、最初的规划、设计，却不能不归功于车师人。在去今 2 200 年前，这里已经是车师前部王国首都，称为“兜訾”。张骞公元前 138 年衔命西使，就报导过车师王国这一城池的存在。

公元前 2 世纪的西域大地，表面还是平静、安详。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如静静的河水，在慢慢的轻缓的流动；但一场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矛盾，却正在激烈的展开，而且，他们还不能不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雄才大略，继承了祖、父统治伟业的西汉武帝刘彻，上台不久即一变祖、父退缩保守的策略，再不容忍北部草原上匈奴铁骑的侵扰、掠夺，采取了反击、进攻的战略。为此，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宿敌月氏，使匈奴腹背受敌。实施这一

唐代绢画侍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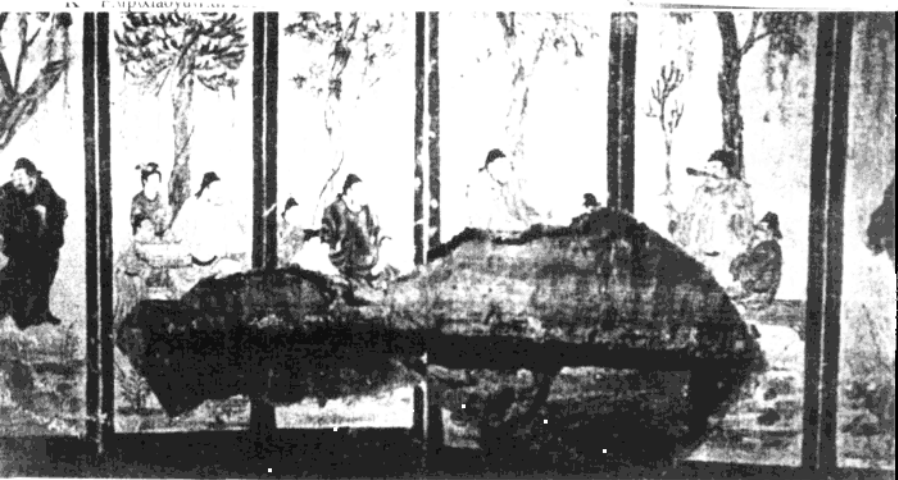


战略,汉王朝必须首先取得已在匈奴统治下的西域大地。车师、交河立即从亚洲历史舞台不为人关注的一个角落变成了舞台的中心,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匈奴征骑,自准噶尔草原越天山、南下塔里木,这里正是最为便捷的隘道;汉王朝联络月氏、乌孙,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吐鲁番盆地交河,是必须首先控制的桥头堡。交河这一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汉王朝与匈奴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108年至公元前60年,不长的48年中,汉、匈在交河城下较大军事冲突即达五次,每次动员的兵力都有数千、上万。弹丸之地的交河,马刀剑影、人喊马嘶,再也没有平静的生活可言。反复争夺、较量,最后以汉王朝的完全胜利而终结。

交河故城,实际并没有一般概念上高墙、壕堑,它只是奠基在一处危崖上的军事据点。危崖陡立,高达20~30米,周围河谷抱拥,这较任何人工的城墙都更为坚固。凿岩成门,掘地为道,南北、东西向的三条干道把全城建筑串连在一起,主要也是军事防卫的要求,交河居民住室均不与干道直接通联,而只能通过一条狭长的小巷才能与干道、城门联络。古城虽有河谷环绕,但一旦有警,出城取水就会是十分危险,所以城内居民院落中在在均见深井。直到今天,还可以见到古井153口。深到30米后清洁的井水仍然可以成为夏日人们寻求的、沁人心脾的甘泉。

公元前60年,汉王朝完全控制吐鲁番后,汉戊己校尉一度驻节交河,承担屯田及军事防卫的责任。民事管理仍由已经归附了汉王朝的车师王廷负责。直到公元450年,以高昌为基地的沮渠无讳,对交河实施了八年军事围困,城内粮尽,无法再守,车师王歌才弃城而走,率领车师族人撤到了焉耆,交河成了高昌王国的一郡。

车师人在吐鲁番盆地扮演主角的戏剧,至此划上了句号。失掉了统治地位的车师人,部分成了高昌王国的普通子民,相当大部分迁徙他乡,其中,有少部分,一直到了河南洛阳。1931年,在洛阳北邙山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一方墓志,志文说“大魏正始二年(505



唐墓壁画

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辰二十七日甲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前部王”者,指车师前部王也,他的名字叫“车伯生”。汉文史家的规矩,是以所在国家为他本人的姓,因为是车师王,所以称“车”,他的媳妇是鄯善国人,所以姓“鄯”,他们居家在洛阳。这方小墓志实际揭明了汉魏都城洛阳,最后成了一支车师王族的归宿地。中华民族的血脉中,至今也还是流淌着车师民族的血液,有着他们的遗传因子!公元640年,唐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西州,西突厥一度还进行对抗,短时期内唐王朝曾将戍守西域的安西都护府置于交河,随着西突厥敌对势力的瓦解,才将安西都护府迁到了龟兹。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自漠北草原大规模西迁,交河又成为高昌回鹘王朝的军事要镇。高昌回鹘王朝以西州为都城,夏日酷热,又以准噶尔南缘的北庭为夏都。交河城,是王族权贵们来去天山南北时的重要隘道。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称王于漠北,高昌回鹘立即离西辽投奔到成吉思汗之麾下,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吐鲁番因此一点也没有在蒙古西征中受到军事的侵扰。直到公元1383年,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亲自率军对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徒进行圣战,交河故城才在这次惨烈的军事冲突中走

完了它最后的一步，渐渐沉沦为一片废墟。

交河故城中不同风格的建筑：挖地成室、夯筑、板筑，显示着不同时代风貌；巨大的佛教寺院及在烈火中烧得通红的院墙，考古工作者发掘中常有所见的汉文、回鹘文佛典、佛教塑像，都可以向今天的参观者们诉说在交河、实际也是在吐鲁番曾经展开过的一篇篇历史的画面。

与交河相去约 50 公里的高昌，有过与交河既相近似又并不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高昌城诞生的第一页，是作为李广利远征大宛军中病弱者的后方收容站，集中行动不便的伤病战士，在这里边养躯体边屯田。它只不过是一片不大的城堡，取了个吉利字眼为“高昌”，称之为“高昌壁”。东汉以后，中原离乱，河西地区大族百姓，纷纷避祸于西域，吐鲁番、高昌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基地，所以史称这里的居民主要为“汉魏遗黎”。历代中原王朝，也一直关注对这片富庶之区的直接统治。三国时，曹魏政权在此设戊己校尉，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前凉小王朝，在新疆设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于咸和二年（327 年）在此置高昌郡、田地县，与内地一样，县下置乡、里。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这里汉族居民比重很大，汉文化是占主体地位的文化，便于政令的直接贯彻。5 世纪后，建立高昌王国，政治制度也一同于中原，它的都城就是今天高昌故城的中城。640 年，唐王朝平定高昌，设立了中央直接统辖、管理的西州。唐代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原高昌都城这一空间已不能适应大大扩展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于是扩建了今天所见的周围达到 5 公里的外城。自此，高昌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高昌与交河最大的不同，是交河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而高昌，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古城的断垣残壁，1 000 多年的自然、人为破坏，已难以觅见当年高昌曾经有过的光彩与繁荣。但古城北郊鳞次栉比的墓地，入葬主人曾带入一些供冥世生活的物资，虽经盗扰，还多少可以折射当年高昌城中曾有过的物质、